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近5年向日食品出口贸易影响分析

齐思媛, 金 剑, 邵怡兰, 彭亚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颁布至今已有5年时间, 本文基于相关学者的已有研究, 对近10年的我国对日食品(包括可食用农产品, 下同)出口贸易3个阶段的数据进行分析, 并探讨各阶段特点产生的原因, 最终得出结论: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颁布实施确实对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但近年来其影响不断淡化; 这是其“绿色壁垒”时效性的正常表现; 也是我国食品出口贸易企业在应对该制度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体现。

关键词: 肯定列表制度; 食品安全标准; 对日食品出口贸易; 实证分析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Japan's Positive List System on China's Export Food Trad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QI Si-yuan, JIN Jian, SHAO Yi-lan, PENG Ya-la*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Fiv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Japan issued the Positive List System. Based on previous related studies, we here analyze the data on China's food exports to Japan over the past decade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ccording to trade volume. Meanwhile, the reasons for changes in the trade volume of each stage are discussed. In conclusion, the Positive List System had some negative effects on our food exports to Japan initially, but those effects are fading now. This is a normal performance of green barrier's timeliness. It also reflects Chinese advancements in treating the system.

Key words: Positive List System; food safety standards; food exports to Japan; empirical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F75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630(2011)23-0342-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日本国内人均GDP不断提高, 其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尤其是食品(包括可食用农产品)的需求不断放大, 但是日本国内的劳动人口数量逐渐减少, 不能满足其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些原因共同促成了日本对国际市场食品进口需求的不断放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显示, 日本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食品进口国。在国际对日贸易中, 我国具有资源总量大、劳动力成本低等成本优势, 加之两国毗邻, 运输时间短、易贮藏等地理优势, 是对日食品主要贸易国之一。近年来, 我国出口食品占日本市场的份额不断提升, 以蔬菜及制品、水产品等主要产品为例, 2000年时我国出口的蔬菜和水产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分别为45.5%和15.6%, 到2005年其份额分别提高到50.8%和20.9%。同时在我国食品出口贸易中, 日本市场也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日本政府于2006年5月29日正式颁布实施了“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 简称“肯定列表制度(positive list system, PLS)”。该项制度旨在通过对其进出口检测项目数量上的增加和指标的严格化, 加强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管理^[1]。据商务部外贸司统计, 日本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实施之初, 我农产品出口受到显著影响, 部分产品出口受阻, 市场份额被挤占^[2]。

1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颁布之初的相关研究

自“肯定列表制度”颁布以来, 针对其对我国食品出口日本的影响, 众多专家和学者做了详细且深入的探讨。高东微等^[3]、张英^[4]就对日本的“肯定列表制

收稿日期: 2011-07-05

作者简介: 齐思媛(1988—),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E-mail: mosquito_qq@163.com

*通信作者: 彭亚拉(1961—), 女,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E-mail: yala0968@sina.com

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一方面分析了日本提出的“肯定列表制度”的政策原因，同时又明确界定了该制度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性质；另一方面，也探讨分析了我国现行标准和政策上存在的不足。

周宏琛^[5]、郭辽朴^[6]、肖新越^[7]、骆乐^[8]等分别就“肯定列表制度”出台后我国食用蔬菜、畜产品、水产品及茶叶等几大类食品的出口情况做了基本描述，对该种类食品的未来发展之路做了预测和判断，并对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中规定的检测项目与检测指标同我国的现行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我国现行检测指标体系仍有短板，针对此就完善我国政策标准的制定，以及行业内部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倪月菊^[9]认为在目前我国农残检测手段和标准均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基础上，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颁布实施，必将对我国向日食品出口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石其宝^[10]就肯定列表颁布之后两年内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在2006年我国向日出口食品仍在持续向上，但是增幅明显减少。虽然如此但对我国在日本市场的份额不会有太大影响，因此，得出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向日出口食品并未产生太大影响。李铭等^[11]利用相同时间段内的数据进行分析，更多的是考虑到季节波动及其长期趋势，选用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处理了原始数据，在修正后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向日出口食品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洪颖^[12]和孟昭曦^[13-14]对我国向日食品出口贸易做出了预测，他们认为：该制度在短期内将对我国输日食品产生阻碍作用，降低生产者利润，压缩净利润，同时贸易条件恶化；而在中长期食品贸易中，由于生产技术实现突破，促进了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我国的国际贸易具有间接的促进作用。

2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前后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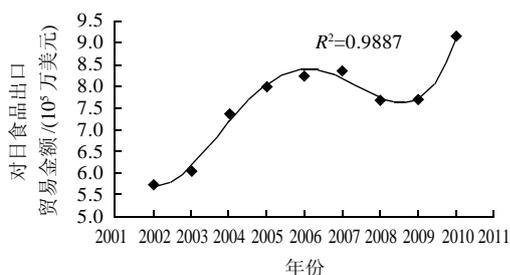


图1 2002—2010年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趋势图

Fig.1 Trade volume of China's food exports to Japan from 2002 to 2010

如图1所示，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持续上升，并保持一定的增幅。然而自2006年日本“肯定列表制度”颁布以来，尤其是2008年遭遇了“肯定列表制度”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压，我国一度出现了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的现象，经历了2006—2008年长达3年的贸易萧条期。此后我国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对日食品出口贸易减幅缩小，到2009年2月出现小幅上扬，并表现出强烈的持续增长趋势。在影响最为严重的时期，从2006年11月到2008年8月间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下降20863.6万美元，降幅达3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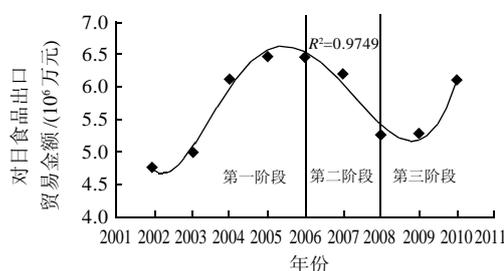


图2 2002—2010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趋势图

Fig.2 Trade volume of China's food exports to Japan from 2002 to 2010

排除同期汇率干扰，具体如图2所示，2006年11月到2008年8月间贸易额降幅仍高达20.72%，但到2009年12月时排除汇率影响较2008年同期涨幅高达39.26%，而到2011年3月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贸易额达93.58亿美元，远远超过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贸易在遭遇冷冬之后，已出现全面回暖现象。

为了更好的探讨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前后对我国向日食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将该时期划分为3段(图2)，分别进行阐述，以求更加全面的分析总结。

2.1 2006年之前我国对日贸易总体形势(第一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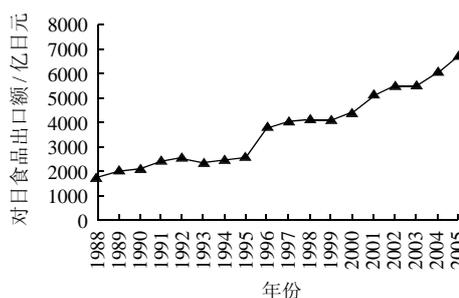


图3 1988—2005年对日食品出口金额趋势图

Fig.3 Amount of food export to Japan from 1988 to 2005

如上所述, 由于日本本土对食品需求缺口的扩大, 以及我国具有的成本优势及地理优势, 中国日渐成为日本食品的主要供给国之一。由图3可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贸易额稳步上升, 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食品出口贸易额略有收缩, 但是总体趋势仍然是不断增长的。到2005年为止, 我国的部分食品占据了日本食品市场的大部分, 其中如活鳗、水煮笋和大蒜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91%、96%以及99%等, 近乎占据了全部的市场。

2.2 2006—2008年日本“肯定列表制度”颁布之初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变化(第二阶段)

表1 2005、2006年各月份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月度比较^[15]

Table 1 Monthly amount of China's food exports to Japan from 2005 to 2006^[15]

月份	出口贸易额/万美元		涨跌幅/%	同比增长率/%
	2005年	2006年		
1	61789.20	70704.80	0.14	1.14
2	46738.80	44449.50	-0.05	0.95
3	71555.20	71043.30	-0.01	0.99
4	70337.00	72230.50	0.03	1.03
5	67275.10	72920.90	0.08	1.08
6	72665.60	59600.30	-0.18	0.82
7	63593.00	62806.30	-0.01	0.99
8	61345.10	67435.20	0.10	1.10
9	60874.10	66859.10	0.10	1.10
10	63436.20	71805.50	0.13	1.13
11	78401.90	84759.70	0.08	1.08
12	81888.80	76629.10	-0.06	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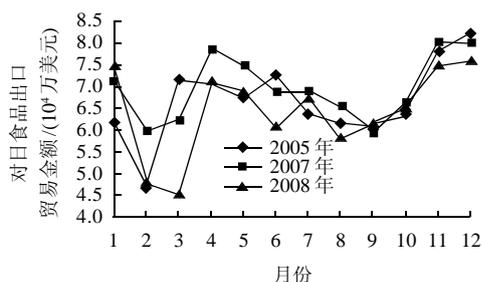


图4 2005年、2007年、2008年各月份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对比

Fig.4 Monthly amount of food exports to Japan in 2005, 2007 and 2008

从表1可以看出, 在2006年1~5月之间, 我国对日本出口食品数量与2005年同期数量基本持平, 具有部分季节周期性特征, 且在2006年的部分月份出口额略高于2005年同期水平。但是在2006年6月, 有明显的震荡, 出口额一反常规的季节周期性, 出现反常的下降。这与2006年5月底颁布正式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关

系密切。该阶段由于大部分企业对“肯定列表制度”的畏惧以及对相关信息了解不够健全, 造成的短期的负面效应。但之后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仍旧持续攀升, 而且该攀升趋势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上半年。如图4所示, 到2007年6月以后, 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贸易金额不断下降, 到2008年甚至出现了全年各月份均低于历史同期水平的罕见现象。

2.3 2008—2011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的新变化(第三阶段)

2008年后半年以来, 尤其是2009年2月以后, 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小幅上扬, 并表现出积极的态势, 到2011年3月突破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我国企业不仅在自身生产条件和质量水平方面有所提高, 以寻求立足日本市场的根本, 而且还在更多的探求新的海外市场 and 新的产品结构, 以期获得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空间。

3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对我国向日食品出口贸易影响分析

3.1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之初未立刻出现预测中的出口额大规模震荡的原因

2006年5月29日,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颁布之初, 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贸易额仅在当年6月出现大幅下跌, 但全年整体趋势基本与上年水平持平, 并未出现预测中的出口额大规模震荡, 该现象的产生是由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引起的。

表2 2005—2006年各月份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同比分析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nthly amount of China's food exports to Japan from 2005 to 2006

月份	出口贸易额/万美元		a.同比增长率/%	b.同比增长率/%
	2005年	2006年		
1	61789.20	70704.80	1.144290588	1.113572971
2	46738.80	44449.50	0.951019282	0.925489887
3	71555.20	71043.30	0.992846082	0.966193879
4	70337.00	72230.50	1.026920398	0.999353495
5	67275.10	72920.90	1.083921094	1.054824051
6	72665.60	59600.30	0.820199654	0.798182014
7	63593.00	62806.30	0.987629142	0.961116983
8	61345.10	67435.20	1.099276063	1.069766827
9	60874.10	66859.10	1.098317675	1.068834167
10	63436.20	71805.50	1.131932556	1.101546681
11	78401.90	84759.70	1.081092423	1.052071313
12	81888.80	76629.10	0.935770215	0.91065017

注: a.同比增长率未考虑汇率因素; b.同比增长率考虑了汇率因素。

一方面是由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改变。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是8.1917, 到2006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7.9718。在考虑到汇率的改变后, 对比分析如表2所

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未考虑汇率因素时2006年的各月份对日本食品出口贸易额偏高,在考虑汇率因素后,并未出现较2005年明显的增幅。另一方面,出于日本国内进口商、经销商的呼吁,该制度到2007年上半年为止尚未全面实施。实际上,由于“肯定列表制度”是针对制度实施之后生产的食品,而2006年年底前出口到日本食品大多为此前生产的,因此,对该类出口产品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3.2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向日食品出口贸易产生消极影响的分析

2007年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向日食品出口贸易产生的消极影响逐步显现。2007年基于“肯定列表制度”的不合格产品被检出数高达471起,直接影响了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贸易的正常进行。在2007—2008年这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从83.49亿美元锐减到77.00亿美元,降幅达8%,考虑到汇率因素影响后,降幅更高达15.52%。产生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两国在针对食品检测标准上的差异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5-17]。2005年以前我国建立了与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检验相关的国家标准共76个,涉及肯定列表的有502种化合物,但完全适用的并不多^[18]。这种标准上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数量上的差异和评测标准的确定。

3.2.1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中繁多的指标

到2004年为止,日本只对食品、农产品中186种产品其中的255种农业化学品设立了9321个限量标准,其中包括229种农药;而“肯定列表制度”的暂定标准中就涉及了734种农业化学品、51392个限量标准。数量分别是原标准的288%、551%。根据“肯定列表”制度的规定,平均每种食品、农产品中涉及到的残留限量标准多达200项,有的甚至超过400项。

“肯定列表制度”针对的516种农药制定了具体的限量标准,而我国其中的405种农药未制定任何限量标准,占总量的78%,涉及187种(类)农畜产品和32061条限量标准。“肯定列表制度”对236种兽药和饲料添加剂制定了具体限量标准,中国对其中120种未制定任何限量标准,涉及畜禽及水产品45类,限制标准1824条^[19]。即使在相同的产品标准中也有高达25%的标准高于我国现行标准^[20]。标准上的差异对我国向日出口食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统计可知,仅对菠菜一项,日本列出限量标准324项远远高于我国相关的27项标准;大米(含小麦),日本列出限量标准579项,严重影响大米出口日本;茶叶,我国茶叶批准用药60种,制订残留限量标准只有9个,远低于日本残留限量标准。我国输日猪肉残留限量标准由45项增加到428项;牛肉残留限量标准由60项增加到

455项;鸡肉残留限量标准由36项增加到380项。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后,检测项目预计将增加5倍以上。繁多的指标,加大了出口企业沉没成本的投入量,增加了出口产品的成本,对出口企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3.2.2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严格的评测标准

日本先前执行的标准,对于尚未确定农药、饲料添加剂及动物医药品残留标准的农业化学品,即使有农药等残留也基本上不限制销售。而“肯定列表”制度,暂定标准中依据日本标准制定的为19116条,依据国外标准(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定的为20031条,总共占到全部标准的76%,而上述国家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在国际上是最为严格的。

其中日本标准严于中国标准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出口优势产品。到2006年10月30日,中国出口日本的松茸、大粒花生、蒜苔、鳗鱼、乌龙茶、白木耳、香菇、河豚鱼、银耳、大葱等10种农产品由于“肯定列表制度”命令检查制度的影响批批检验,检出的不合格产品均被退货或废弃处理。而其中乌龙茶、香菇、蒜苗等均为中国输日大宗优势产品,涉及近1.9亿美元出口额。“肯定列表制度”对这些产品进行命令检查对中国主产区经济发展和产品声誉影响深远。以辽宁省为例,辽宁省是我国对日出口食品的大省,其出口产品主要涵盖水产类、肠衣、禽肉、畜肉等61种产品^[21]。2006年下半年,辽宁省对日出口的动物源性食品金额为1.833亿美元,较2005年下半年同比减少1.9%。

3.2.3 通关检验的时滞效应

标准上的差异还体现在通关时的时滞效应。我国对日出口的食品,日本官方均要求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卫生证明。同时,对已抵日本港的货物,还要进行抽查检验,这部分主要是监控检查;对于部分在监控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产品进行命令检查,一旦进入命令检查名单将会面临批批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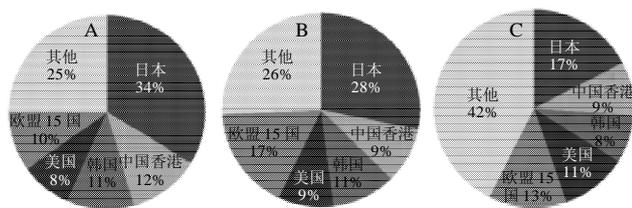
如上所述“肯定列表制度”的检验项目繁多,标准过于严格,不仅使产品检测费用增加,而且极大的延长了检验周期,造成很多不确定因素,导致通关速度减慢,产生通关检查的时滞效应。汪贵顺^[22]认为这种时滞效应使对日出口食品的上市时间推迟,同时还有可能对其品质、商机产生消极影响,最终也会对产品的经济效应产生影响。

3.3 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逐渐回暖及贸易结构改变

“绿色壁垒”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所谓“绿色壁垒的时效性”是指它只能在一定时期内有效,经过努力产品达到了进口国的标准,绿色壁垒也就不复存在了。“肯定列表制度”作为“绿色壁垒”一种,从其颁布以来,对我国的对日食品出口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实际分析来看,随着“肯定列表

制度”颁布实施时间的推移,其“绿色壁垒”的时效性正在衰退。

这种“时效性”的衰退,动力来源于很多方面,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应该属国家和企业两方面的共同努力。在国家层面上,我国不断加强对政策完善的进一步探索。2008年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大大提高了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水平,使生产企业、管理部门有法可依。同时“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家政府整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坚定信心。随即在食品安全法框架下一些新的规章制度的出台,调整了我国部分食品的检测指标,使其与国际更加接轨。此外,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国首次将产品追溯体系应用于农业可食食品,为我国建立食品追溯体制积累了大量的可靠数据,这些均促进了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的提高。



A. 2002年; B. 2005年; C. 2011年; 2002年欧盟成员国不足15个,为使数据具有横向可比性将其补足,上述欧盟15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

图5 我国食品出口市场比重分布^[14, 23]

Fig.5 Shar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ood export market^[14, 23]

在企业层面上,我国对日本出口企业不仅在改变自身生产条件和提高质量水平方面有所提高,而且还在更多的探求新的海外市场,寻求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空间。如图5所示,日本虽然仍是我国食品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国,但是其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缩小,从2002年的34%锐减到2011年的17%并且还在不断缩小。欧盟、美国、韩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总体份额无明显变化,但是除上述5个国家和地区以外的其他国际市场统归于“其他”一项,该项比重的不断放大,代表着我国的食品出口市场更加的多元化。

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企业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共同促进了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贸易的回暖。我国基于“肯定列表制度”的不合格产品发生数量由2007年的471起锐减到2009年的192起^[24],从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的变化可以看出该制度对我国向日食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正在淡化。

4 结论

综上所述,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颁布实施确实对我国向日食品出口贸易产生过消极的影响,使得我国对日食品贸易的出口产品获利减小,出口压力急剧增大,对我国整体的食品贸易产生了阻碍和警示作用。

但同时,“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促进了我国相应国家标准的不断完善。为应对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中繁多的指标,我国不断加大国家标准数量,提高检测项目种类,弥补检测方法不足,同时以检测标准为契机,不断推动企业加强产品质量、加大监管力度。这些作用共同促进了我国食品安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日本颁布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外出口食品贸易结构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调整。这种结构上的调整,一方面表现在我国出口食品贸易的目的国更加广泛且合理;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企业的产品结构的合理化。这些结构上的变化,对于资源禀赋正在逐步变化的我国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能够帮助我国更好的规避食品贸易的波动,还能够帮助我国探索新时期的比较优势。

无论“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的经济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绿色贸易”壁垒的性质没有改变。虽然从2009年3月—2011年3月两年间,我国对日食品出口贸易额稳步回升,并表现出了积极发展的态势。但是,“肯定列表制度”只是“绿色壁垒”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发达国家利用其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效应不对称性,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的优势^[25],加大对以我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限制的初衷不会改变。

在日本“肯定列表制度”颁布5年后的今天,其对我国出口食品贸易的影响正在不断淡化,这是其“绿色壁垒”时效性的正常表现;也是我国在应对该制度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体现。今后,在面对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挑战时,探寻我国食品贸易的比较优势所在,将其转化成为竞争优势,积极应对,在不断地发展中优化自身产业结构、完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才是我国出口食品贸易能够健康、正常发展之根本。

参考文献:

- [1] 王虹. 对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几点认识[J]. 山东社会科学, 2008(6): 84-86.
- [2] 商务部外贸司.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半年来对日农产品出口分析报告[EB/OL]. (2011-04-01). 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62/2007/0403/31649/content_31649.htm.

- [3] 高东微, 李建军, 蒲民, 等. 剖析日本肯定列表制度[J]. 政策法规, 2006, 8(8): 10-12.
- [4] 张英. 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后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7(7):113-114.
- [5] 周宏琛, 田晓林, 闫秋成, 等. 从“肯定列表制度”谈我国蔬菜对日出口形势[J]. 安徽农业科学, 2006, 34(19): 5093-509.
- [6] 郭辽朴, 李洪军. 规避“肯定列表制度”风险促进输日畜产品正常贸易[J]. 肉类研究, 2007, 21(8): 1-4.
- [7] 肖新越, 陈微.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茶叶出口的影响[J]. 北方经贸, 2009(1): 40-42.
- [8] 骆乐, 胡莱.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下我国水产品出口的未来之路[J]. 水产科技情报, 2007, 34(3): 107-110.
- [9] 倪月菊.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及其对我国食品和食品出口的影响[J]. 国际贸易, 2006(7): 22-26.
- [10] 石其宝. “肯定列表制度”对中日食品贸易的影响. 法治论丛[J]. 2008, 1(1): 119-123.
- [11] 李铭, 黄蔚.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食品出口的影响[J]. 亚太经济, 2008(5): 39-42; 56.
- [12] 洪颖. 基于肯定列表制度的中国对日出口农产品研究[D]. 无锡: 江南大学, 2008.
- [13] 孟昭曦. “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的经济效应研究[D].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2009.
- [14] 孟昭曦, 高金田. “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输日农产品的经济效应[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10(1): 65-68.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中国农产品出口月度统计报告[EB/OL]. (2011-04-01). <http://wms.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ncp/subjectbb/200603/20060301783733.html>.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3—2010年国家统计局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230; 238-241; 242-244.
- [17] 日本厚生劳动. 労働経済白書[EB/OL]. (2011-04-01). http://www.mhlw.go.jp/toukei_hakusho/hakusho/.
- [18] 国伟, 唐英章, 彭涛, 等. “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食品和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J]. 中国农学通报, 2007, 23(2): 107-110.
- [19] 曲如晓, 邵愚.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 国际经济合作, 2006(7): 30-33.
- [20] 周宏琛, 朱涛, 王勇, 等.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农药残留新标准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J]. 现代食品科技, 2006, 22(4): 197-199; 206.
- [21] 庞辉, 于健. 肯定列表制度对辽宁省动物源性食品出口的影响[J]. 农业经济, 2007(6): 21-22.
- [22] 汪贵顺.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时滞效应及其对策[J]. 农业经济, 2008(10): 90-91.
- [23] 商务部外贸司. 日本公布的月度不合格进口食品检出情况[EB/OL]. (2011-04-01). <http://wms.mofcom.gov.cn/zt/column/subject/ncp/subjectlb.html>.
- [24] 李春顶, 陈诗洋. 技术性贸易壁垒效应不对称的原因[J]. 产业经济研究, 2007(4): 27-35.
- [25] 商务部. 中国农产品出口分析报告 2009年[M].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0: 91-92; 124-147.